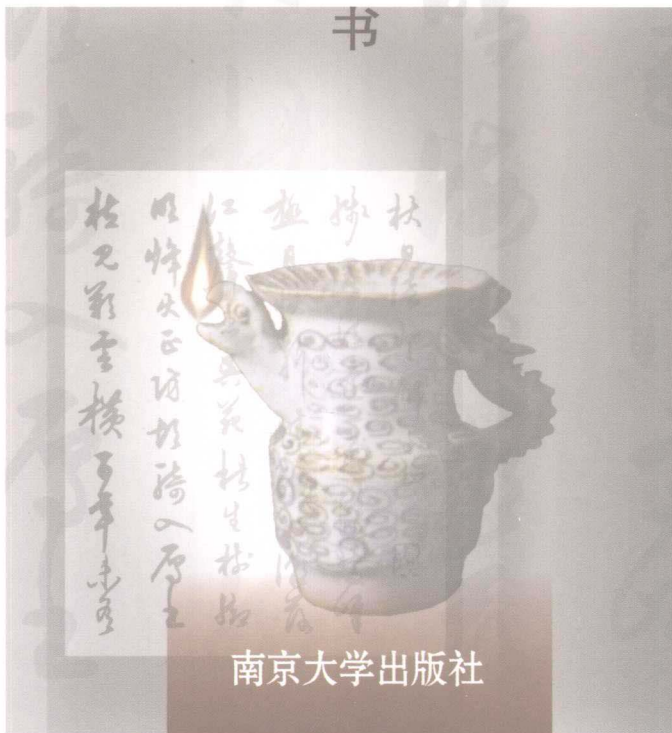


匡亚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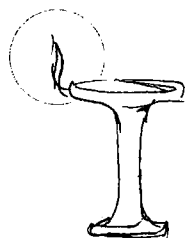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张祥浩 著

王守仁评传 (下)



南京大学出版社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王守仁评传 (下)

张祥浩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守仁评传/张祥浩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06090 - 8

I. 王… II. 张… III. 王守仁(1472 ~ 1528) — 评传
IV. B248.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8172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王守仁评传

张祥浩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rulin.com.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 × 960 1/16 印张 36 字数 409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6090 - 8

定价:70.00 元(上、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韩星臣 王 湛 石启忠 张永桃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莹如 丁光训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 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副主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孝萱 巩本栋 时惠荣 张永桃

陈 振 茅家琦 林德宏 周勋初

洪修平 蒋广学(常务) 潘富恩

第七章 教学论

守仁不但是有明一代著名哲学家、政治家、伦理学家和军事家,而且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对教育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认为天下所以不治,在于士风的衰薄。而士风的衰薄,是由于学术的不明。学术的不明,又由于没有豪杰之士倡导教育。他把兴办教育看成是倡明学术、转变风气和立政治民的根本。这虽然未免有教育决定论的倾向,但其重视教育,却是无可非议的。

守仁一生在教育上的业绩,可以说是彪炳史册。他最重视的也是自己在教育上的成就。当时有人称赞守仁说:“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气节,或以勋烈,而公克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即全人矣。”守仁则笑

着回答说：“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无愧全人。”^①于此，可见他对讲学业绩的重视和珍爱。

守仁的教学理论分为教论和学论两个部分。教论即教育理论，这是就教育者方面而言的；学论即学习理论，这是就学生方面而言的。在这一章里，我们即从教和学两个方面进行论列。

一、教 论

（一）教以明伦

以明人伦为教育目的，这是我国古代儒家的教育传统。继承这一传统，守仁提出：“古之教者，教以人伦。”^②“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尧舜之相授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明伦之学矣。”^③他认为，现在的学官都以“明伦”为名，考其所以立学之意，就是取法三代教育的宗旨。只是后世由于科举之业盛，士人驰骛于记诵辞章之间，以功利得丧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已不知有明伦之意了。因此，凡立学，重要的是明人伦，而不在学校的名称。古代天子之学称辟雍，诸侯之学称泮宫，这是依地形而为名。而以宗旨言，

① 邹守益：《阳明先生文录序》，《全集》卷四一。

② 《全集》卷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③ 《全集》卷七，《万松书院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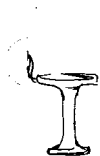
“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①也就是说,重要的是内容而不在名称。在这里,守仁完全把立教兴学的目的归于明人伦。他的这一思想,与孟子认为古代学校虽然名称不同,而明人伦则同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守仁强调:教以明伦,看似容易,其实至难。说其容易,这是因为明伦是人的本性良知,即使孩提之童,亦无不知爱其亲而敬其兄,所以教以明伦,并不是从外面把伦常之理注入于心,而只是引发人类本性内原已具有的东西。说其至难,是因为要做到人伦的极至,虽圣人亦有不能尽的时候,更不要说一般的平民百姓了。惟其如此,明伦就显得更为至关重要:“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假此而行者,谓之伯术;饰此而言者,谓之文辞;背此而驰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虽今之举业,必自此而精之,而谓不愧于敷奏明试,虽今之仕进,必由此而施之,而后无忝于行义达道。斯固国家建学之初意,诸君缉书院以兴多士之盛心也。”^②

守仁把是否明人伦,看成是儒学与禅学的主要区别。守仁认为,就哲学言,圣人之学和禅学都是求尽其心,相去只有毫厘之别。但圣学求尽其心,在于明人伦,人伦不明,就不能说已尽其心。他说:“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

① 《全集》卷二,《答顾东桥书》。

② 《全集》卷七,《万松书院记》。



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故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禅学虽然也以求尽心为说，却只求不昧己心于其中，而不求当于其外，他们把这称为尽心，其实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故禅学“是以外人伦，遗事物，以之独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①。故凡从事于心性之学，如果外人伦，遗事物，都可称为禅学，而不外人伦，遗事物，专心以存心养性为事，那是绝不能称之为禅学的。在守仁看来，当世的学者，因承沿革业辞章之习，以荒秽戕伐其心，而不加区别地视心性之学为禅学，这是可悲的。

由于以明人伦为教育宗旨，守仁也随之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因为从理论上说，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并不复杂，不难讲明，也不难懂得，而实行就不容易了。故儒学以明人伦为宗旨的教育，主要不是理论教育，而是实践教育。这就对教师提出身教的要求问题。教师如果身教不力，不能作出表率，那么他言教虽然头头是道，也是苍白无力的。我们很难相信，一个不忠的人能教人以忠，一个不孝的人能教人以孝，一个不仁的人能教人以仁，一个不义的人能教人以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守仁把身教视为设教的关键。他说：

古之教者，莫难严师。师严道尊，教乃可施。
严师维何？庄敬自持，外内若一，匪徒威仪。施教之

① 《全集》卷七，《重修山阴县学记》。



道,在胜己私,孰义孰利,辨析毫厘。源之弗洁,厥流孔而。毋忽其细,慎独谨微。毋事于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诚,日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予知新,患在好为,凡我师士,宜鉴于兹。^①

在这里,守仁指出惟有师道尊严,教育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而师道尊严,师严又是关键,只有师严,才能道尊。但师严不只是对学生严要求,不只是威仪严肃,庄敬自持,而在于克去己私,贱利重义,慎独慎微,不仅言教,而且身教。在守仁看来,这对一个教育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守仁教以明伦的思想,虽然反映了古代儒学狭隘的教育观点,但它是与古代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因为历史地看,当时社会的发展,还没有向学校提出也不可能提出全面教以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的任务。

(二) 童蒙教育

我国古代的教育,分小学和大学两个层次。朱熹说:“人生八岁,则自三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②小学和大学的区别,在于小学的教学

^① 《全集》卷二八,《箴一首》。

^② 《朱文公集》卷七六。



育是初步的,官学如四门学、乡社的社学,私学如书馆、蒙馆、义塾等等均属小学;大学则是高级教育,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人之学。汉以后的太学、晋以后的国子学都属大学。

守仁重视小学的童蒙教育,在其巡抚江西时,就为赣州社学乡馆的教读贤否淆杂而忧虑,并行文岭北道督同府县官吏,访择学术明正、行止端方者任职,“量行支給薪米,以资勤苦;优其礼待,以示崇劝”。他一面要求各童生家“务在隆师重道,教训子弟,毋得因仍旧染,习为偷薄,自取愆咎”^①,一面又要求各教读“视童蒙如己子,以启迪为家事,不但训饬其子弟,亦复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劳于诗礼章句之间,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②。而且亲撰社学教条,令各教读尽心训导。可见他对童蒙教育的重视。

守仁强调童蒙教育“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也就是说,必须把道德教育摆在首位,使童子从小就养成良好的品德。他亲自撰写的《教约》规定:

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凉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饰否?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教读复随时就事,曲加

① 《全集》卷一七,《兴举社学牌》。

② 《全集》卷一七,《颁行社学教条》。



诲谕开发。然后各退就肄业。^①

守仁在这里提出要充分开发童子的道德自觉性和主动性,对童子进行爱亲孝悌礼敬方面的教育,而避免把各种伦理道德规范仅仅作为知识来灌输。守仁也谈对童子进行致良知之教。但对童子进行致良知之教,须有与他年龄相适应的节目时变,如要教童子洒扫应对、敬畏先生等等。这是因为童子的良知只到洒扫应对、敬畏长者这一高度。

守仁主张以诗礼读书去栽培涵养童蒙,“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②。《教约》还规定: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消其声音,审其节调,使其毋躁毋急,毋荡毋器,毋馁毋慑。如此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每次以童生人数的多少,分为四班,每日让一班歌诗,其余就席敛容肃听。每朔望,则集各学会歌于书院。凡习礼,则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急毋惰,毋沮毋诈,毋怪毋野,从容而不至于迂缓,修谨而不失于拘局。如此久则体貌习熟,德性坚定。亦如歌诗一样分班次,每间一日,则轮一班习礼,其余就席敛容肃观。同样,每朔望则集各学会习于书院。如此等等。

当然,这种诗礼的教育要根据童蒙的年龄与心理特征进行,而不应以教大人的方式去教育。他说: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

① 《全集》卷二,《教约》。

② 《全集》卷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①

在这里，守仁注意到童子有童子的心理特征和兴趣所在。教育在于顺其自然之性，激发兴趣，而不是强制就范，扼杀个性。他指出，所以必诱之以歌诗，不只为发其意志，也在于泄其跳号呼啸之情，宣其幽抑结滞之郁。所以必导之以习礼，不只是为肃其威仪，也在于以周旋揖让动其血脉，以拜起屈伸固其筋骸。所以必讽之以读书，不只是为开其知觉，也在于以沉潜反复存其心性，以抑扬讽诵宣其志向。总之，歌诗、习礼和读书，“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之教之微意也。”^②庄子曾把仁义道德教育与人的自然之性对立起来，认为凡仁义道德之类的教育都是摧残人的自然之性。守仁则因循人的自然性情进行仁义道德的教育。这种教育观点实比庄子高明。

守仁批评当世的童蒙教育。他说，“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囚囚”，完全违反了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这样做的结果，造成儿童“视学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逐其嬉游，设

① 《全集》卷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② 《全集》卷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①。在守仁看来,这是求其为善而事实却驱之于恶,这种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是肯定达不到教育的目的的。

守仁的童蒙教育理论,富有哲人的智慧,符合儿童心理发展规律和现代进步教育理论,值得后人珍视。

(三) 家庭教育

重视家庭教育,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特色,亦是守仁教育的特色。守仁认为,“近世人家里子弟之不能大有成就,皆由父兄之所以教之者陋而望之者浅。”^②他看到一个人能否成才,与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守仁所谓的“教之者陋而望之者浅”,是指不以圣贤之学督教子弟,而只以功利望下辈。他考察了当世号称贤士大夫者之家,认为这些人虽从事于圣贤之学,但却只借圣贤之学作为谈资,粉饰文具于外而已。“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讲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实,与其平日家庭之间所以训督期望其子孙者,则又未尝不汲汲焉惟功利之为务,而所谓圣贤之学者,则徒以资其谈论,粉饰文具于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③他看到当世士大夫家庭教育的通病,就在于虽事圣贤之学而实不能以圣贤之学督训子弟,上下皆离不开功利,教之者既已陋,而望之者又如此之浅,又怎么可能使其成才呢?

① 《全集》卷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② 《全集》卷三二,《上大人书一》。

③ 《全集》卷八,《书黄梦星卷》。



守仁强调以圣贤之学督训子弟,其实也就是以忠孝仁礼清俭督训子弟,而不以举业仕进督训子弟。正德十二年,守仁巡抚南赣,作《赣州书示四侄正思等》云:“近闻尔曹学业有进,有司考校,获居前列,吾闻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门好消息,继吾书香者,在尔辈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尔辈但取青紫荣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儿,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又与克彰太叔》云:“家中凡百安心,不宜为人摇惑,但当严缉家众,扫除门庭,清静俭朴以自守,谦虚卑下以待人,尽其在我而已,此外无庸虑也。正宪辈狂稚,望以此意晓谕之。”又云:“正宪读书,一切举业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悌而已。”^①守仁又作《示宪儿》云: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弟;学谦恭,循礼义;节饮食,戒游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吾教汝,全在是。汝谛听,勿轻弃!^②

于此可见守仁对子侄辈期以孝悌仁礼清俭之切,而不以青紫肥家富贵利达为事。这种家教体现了儒家传统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正德十六年,守仁在形成致良知的系统

① 《全集》卷二六。

② 《全集》卷二〇。



思想后,他不仅以致良知接引四方学者,也以致良知训督子侄。嘉靖六年,守仁起征思田,作《寄正宪男手墨》云:“德洪、汝中及诸直谅高明,凡肯勉汝以德义,规汝以过失者,汝宜时时亲就。汝若能如鱼之于水,不能须臾而离,则不及人不为忧矣。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汝于此处,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细及。汝果能敬守训诫,吾亦不必一一细及也。”^①致良知是守仁思想的核心,守仁以致良知训督子侄,不仅反映了守仁学问和人品的一致,也反映了守仁学问与家教的一致。不像世俗学者,教学生是公,训子侄是私,喻学生是义,望子侄是利,在学校是一套,居家庭又是一套。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守仁以慎交游督训子侄,他深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一再嘱咐子侄“脱去凡近,以游高明”。在赣州,守仁曾以自己的经历为书教导子侄正思说,我自幼失学无行,无师友之助,以至现在人到中年,未有所成。你们应该以我的过去为鉴,及时勉力,不要在他日有所后悔,如同我今日后悔当年一样。习俗移人,常如油渍面一样。虽为贤者,也不能避免。你们怎么可能不受习俗的影响呢!只有痛惩深创,方可为善。过去人们常说,“脱去凡近,以游高明”,你们要时常以这句话警勉自己。在他起征思田离家远行时,为戒子弟慎交游,又作《客坐私祝》云:

但愿温恭直谅之友来此讲学论道,示以孝友谦

① 《全集》卷二六。



和之行；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教训我子弟，使毋陷于非僻，不愿狂悖惰慢之徒来此博弈饮酒，长傲饰非，导以骄奢淫荡之事，诱以贪财黷货之谋；冥顽无耻，扇惑鼓动，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呜呼！由前之说，是谓良士，由后之说，是谓凶人。我子弟苟远良士而近凶人，是谓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将有两广之行，书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临于斯者，请一览教之。^①

为使子弟不受坏习俗和行为不端之人的影响，守仁不但戒子弟慎交游，远凶人，近良士，他甚至还告诫上门之人勿为浪荡之行，以利于子弟辈的健康成长。守仁这一《客坐私祝》，确实触及到家庭教育中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少年未经世故，往往不能把握自己，此时结交什么朋友，就成为成人还是堕落的至关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当家长因政事或兵事而远离家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故孔子以友直友谅友多闻训子弟，颜之推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②训子弟，袁采以“近君子而远小人”戒子弟，朱熹以“交游之间，尤当审择”教子弟，如此等等。对于守仁的《客坐私祝》，清孙奇逢云：“私祝数语，严切简明，直令宵人辈立脚不住。其子弟贤，当益勉于善；即不贤，或亦不至大坏极裂，不可收拾。”^③守仁

① 《全集》卷二四。

② 《颜氏家训·慕贤》。

③ 孙奇逢：《客座私祝跋》，《全集》卷四一。



《客坐私祝》虽仅寥寥数语,但以其触及家教中的根本问题,引起了后世有识之士深深的共鸣。

守仁的家庭教育思想,是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映了他对后辈的道德期望和超越世俗的道德追求,值得后人重视。

(四) 学校教育

学校是官府或社会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系统教育的机构。我们上述所论的童蒙教育,如在家庭内进行,属家庭教育,在学校里进行,亦是一种学校教育,不过是一种初级的学校教育,有别于大人之学的高级学校教育。在古代,学校有官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古代的四门学、辟雍、泮宫、太学、国子监都属于官办学校,而书馆、蒙馆之类则是民办学校,不过它属于小学性质。而宋明时期的书院,则多半属于大人之学的民办学校。应该认为,无论古今,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主要形式,没有学校教育,就无所谓教育。

守仁认为,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他说:“学成而用,大之则以庇天下,次之则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则以庇其乡闾家族。”^①故国家不能不兴学。弘治十二年,守仁在《陈言边务疏》里就提出“蓄材以备急”的建议,主张将公侯之子聚之于学,择文武兼济之人加以教育,使其习于书史骑射,学以韬略谋猷,并岁升其超异者。如此,则国家一旦有急,就不虑无人可用。他引孟子的话说:“苟为不蓄,终身不得。”只

^① 《全集》卷二三,《应天府重修儒学记》。

